

# 處境牧養

- 香港青年信徒牧養狀況：  
我們要翻開新一頁，抑或留在虛假的安全框架中？
- 社會壓制青少年的思想，教會也會如此嗎？
- 青年人需要這種無限的可能
- 愛勝於恐懼——健障共融的牧養
- 性別牧養：心身靈整全導向為例
- 「同在」的校牧

吳樂希 | 袁天佑 | 姚志豪 | 余仲虹 | 劉寶珊 | 邵倩文

# 恩

迎向時代挑戰 · 同作信仰反思

香港基督徒學會  
Hong Kong Christian Institute

2 0 1 9 年 4 月

# 140







## 思 | 140期 | 2019.4 | 目錄

編者言 · 2

香港青年信徒牧養狀況：

我們要翻開新一頁，抑或留在虛假的安全框架中？ | 吳樂希 · 4

社會壓制青少年的思想，教會也會如此嗎？ | 袁天佑 · 9

青年人需要這種無限的可能 | 姚志豪 · 14

愛勝於恐懼——健障共融的牧養 | 劉寶珊 · 20

性別牧養：心身靈整全導向為例 | 余仲虹 · 24

「同在」的校牧 | 邵倩文 · 28

### 《思》1989年創刊 | 香港基督徒學會出版

本刊文章只代表作者的思想和立場，文責自負。歡迎轉載，惟請先知會本刊執行編輯，必須在刊物上註明出處，並把轉載刊物寄贈兩份給本會。

本刊為非賣品，歡迎任何有興趣人士或團體寄來郵費索閱（一年四期本地港幣二十八元／海外港幣四十八元，如用外幣支票另加銀行兌換費用港幣六十元），支票抬頭「香港基督徒學會有限公司」，寄本會會址。

編輯顧問：余鳳屏、司徒樂天、區可茵、邵倩文、馬慧儀、文國輝、龔立人、鄧寶山

■ 督印人：龔立人 ■ 執行編輯：麥明儀

■ 通訊地址：香港九龍旺角塘尾道54-58號永利工業大廈9樓901室 ■ 電話：2398 1699 ■ 圖文傳真：2787 4765 ■ 電子郵箱：info@hkci.org.hk

■ 網頁：<http://www.hkci.org.hk>

■ 全書製作：deepworkshop ■ 圖：莫永雄 ■ 承印：Eprint

REFLECTION No.140 April 2019 ■ Published by: Hong Kong Christian Institute ■ Executive Editor: Mak Ming Yee

# 編者言

思

編者言

處境牧養的重要性，最佳的演繹莫過於在2014年的「愛與和平佔領中環」及「雨傘運動」之後；相應地，也暴露了傳統牧養教導的弱點——不能回應處境的需要，致使牧養顯得無能為力。撕裂是一個結果，年青信徒，關心社會的信徒被排擠、被勸籲離開教會是更傷害教會和信徒的結果。

牧養關懷不論在初期教會，或至宗教改革前後的教會，道德指引一直都是核心，原初基督教和猶太教的「世上的制慾主義」(inner-worldly asceticism)，正是牧養關懷實踐的藍本。把「問題」個體化，以個人為單位，是二十世紀下來靈牧工作最大的問題。編者的神學院老師關瑞文博士給學生的一篇參考文章中指出，布朗寧 (Don S. Browning) 認為「二十世紀的牧養關顧看不到人類問題的社群脈絡及其結構向度。人類的問題，只被衰化為個體的情緒困擾及人際矛盾。」相信這也是現今的寫照。

隨著社會日趨多元，文化也是多元的今天，加上政治其實很「埋身」，是非黑白倫理價值糾結難分，信徒在其中完全不能躲避多面向的衝擊；那單一的指引和教導，無法滿足信徒期望牧養可以幫助他們更有來自信仰的力量和澄明以繼續一點也不容易的日常生活和信仰生活，也窒礙了和擋住了領他們親近上主。

## 處境牧養是嘗試打開另一個窗口。

這期《思》邀請了在不同崗位的牧者和信徒，分享他們在自己的職分和身分上如何了解和實踐配合處境的牧養關懷，原來很努力很認真想弟兄姊妹得到合適的牧養，這一伙有心人真不少。

袁天佑牧師的文章正是思考教會（不獨是牧師傳道，而是整體教友）該如何牧養青年信徒——〈社會壓制青少年的思想，教會也會如此嗎？〉，這的確是教會要回答的問題，其中是關乎我們如何理解青年信徒身在的處境，以及教會其實應該是個怎樣的群體。不是編者撮合的，但吳樂希姊妹的分享正是以教友的身分詰問：〈香港青年信徒牧養狀況：我們要翻開新一頁，抑或留在虛假的安全框架中？〉樂希的文章寫在她參加了「第二屆亞洲青年牧養會議」之後，算是這趟台北的所見所聞挑



起了一直盤結的思考，對教會沒有回應社會議題的牧養提出需要檢討和改變。

姚志豪牧師是「亞洲青年牧養會議」的推動者之一，籌劃了三年三次的亞洲區說華語的青年信徒和教牧匯聚一起彼此就著各自關切的處境進行交流對話，尋找上主在其中的工作和召命，並加以實踐。姚牧師得出的結論是〈青年人需要這種無限的可能〉——「從世界看見上主的多元，不是你去包容別人，而是讓世界去接納你。」

同樣重分量的三篇處境牧養分享是劉寶珊牧師在「基順愛的家」服侍一群弱能的弟兄姊妹及他們的家人所累積的經驗和領會——〈愛勝於恐懼——健障共融的牧養〉，道德指引、事工目標、靈命成長等等，不是牧養的要點，重要的是牧養健全和弱能的教友在這裡「學習分享恩賜，彼此信任，鼓勵嘗試，容許犯錯，並學習承擔。」這是一篇充滿愛的文章。

編者認識的余仲虹，有著多重身分，不過萬變不離其宗，都是關乎性／別的福祉。這次她分享的是如何牧養女性，很清楚的，她說：「面對婦女時，從女性的獨特需要為切入點給予靈牧指引就是處境牧養之一種。」她的分享以一個個案來說明以身心靈整全為牧養方向的重要性。對，是身心靈的整全，不單是靈性。

最後的一篇是校牧與神學生，邵倩文說神學院是個小社會，多元到不得了，不可以用一句「讀神學準備在教會事奉」來概括所有神學生。在如此一個處境，倩文執念「同在、空間、給自己加力」三大原則，信念好像很簡單，工作好像好清閒，但讀下去就知道箇中要何等謙卑，等候，花時間陪伴，才可以讓同學親自尋見上主，重新認識自己的真相和召命。也許，做牧者的，就該要謙卑、適時的安靜、騰出滿滿的空間讓上主工作。

我們的社會在可見的未來只會變得愈來愈挑釁性，重擊我們一向的認知甚至信仰，忽略處境的牧養關顧，恐怕是「白做」，更甚是摧毀弟兄姊妹的屬靈生命。

下期預告：擾民的房屋政策

# 香港青年信徒牧養狀況：我們要翻開新一頁，抑或留在虛假的安全框架中？

## ——第二屆亞洲青年牧養會議後感

吳樂希

合一青年牧養平台成員

思

香港青年信徒牧養狀況

教會陷入了一個似乎沒有出口的迴圈之中：堂會未準備好如何牧養這代青年人⇨有青年人對堂會狀況不滿，提出批評或意見⇨堂會同工感到大壓力，反指青年人不懂諒堂會難處，指責信徒只是坐等堂會同工帶來改變⇨堂會仍未準備好如何牧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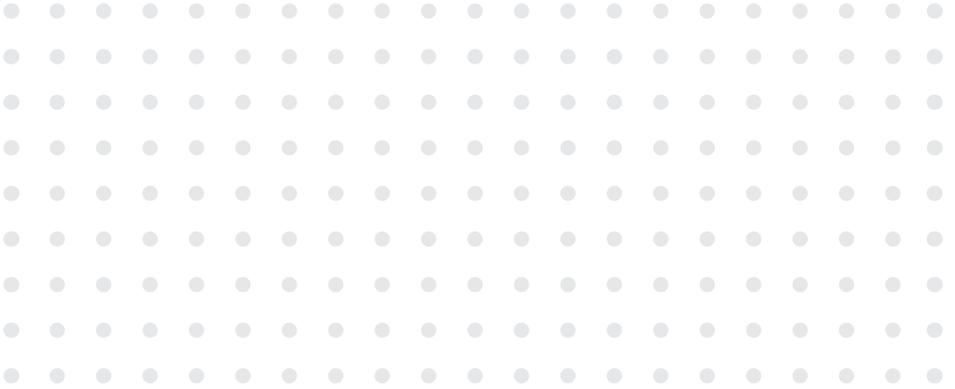
### 教會牧養的糾結

「撕裂」，或許是現時社會和教會最感到不安的議題。不同議題的多元聲音缺乏理性、真誠及開放的討論空間，又有團體高舉鬥爭，使兩極化的對立更加嚴重。群體本來就包含了不同的聲音，本應可以互相存在，但我們一直不習慣互相溝通理解，到撕裂及差異浮面時，便束手無策。

作為社會的縮影，教會亦無法置身事外。受囿於各堂會的傳統及「營運」方式，不少堂會從未預備過如何面對差異及衝突，偶然會就著不同議題舉行一些活動，但始終未有觸及問題核心，多數只是單次活動，當中討論及思考未能夠深化及延續。有些堂會發覺每次觸及「敏感」議題，都會惹來不滿聲音，或引起不愉快的衝突，於是傾向迴避相關討論，以保堂會和諧；亦有些堂會的同工察覺問題所在，但礙於堂會運作制度限制多多，難以帶來改變。

同一個環境中，又有一群青年信徒正在面對社會現實與自己對未來期望之間的落差。這些期望落差迫我們正視社會發生的各種事情，同時越發察覺自己的信仰與現實生活極度分割。而且，這一代青年信徒的教育程度及所掌握的資訊比過往任何一代都大大提高，對信仰思考的要求亦有所改變。我們有些人因為無力感過重，或選擇逃避這些事情，又或放棄從信仰中找到回應生活及社會的答案。有些人則認為信仰應該與現實社會有極大聯繫，於是對教會面對社會的模糊態度及缺席感到不滿。當中有的選擇離開教會，有的則痛苦地留在堂會中，或把自己的想法疑問藏起，或孤獨地在堂會中說服教會同工及其他弟兄姐妹（又或者變成了爭拗）。

結果，教會陷入了一個似乎沒有出口的迴圈之中：堂會未準備好如何牧養這代青年



人↔有青年人對堂會狀況不滿，提出批評或意見↔堂會同工感到大壓力，反指青年人不體諒堂會難處，指責信徒只是坐等堂會同工帶來改變↔堂會仍未準備好如何牧養……。追尋下去，便會發現我們的信仰和神學內涵十分貧乏，一旦社會離開我們既往的理解框架，無法再以過往的福音論述來回應，我們便變得不知所措。

## 應對迴圈的掙扎和實踐

在台灣，我們看見長老教會在這個迴圈中有掙扎也有實踐：有青年信徒組成「長老教會青年陣線」，嘗試進行對話及推動思考；有長老教會的牧者在教會內外牧養青少年人，以身作則在教會裡堅持對話。筆者嘗試就會議中所見所得，就上述迴圈提出一些牧養方向，期盼在未來進一步實踐，不斷檢討。

## 兩個神學基礎

在提出牧養方向之前，筆者希望先簡單勾勒這些方向的兩個神學基礎：

一、教會相信上帝是歷史和世界的掌權者，並且因著我們宣稱「願上帝的國降臨」，我們相信無論何事上，上帝都有祂的心意和救贖計劃，而當中亦包括人類及其生活的境況。因此，我們的信仰在生活、社會及其他各項議題中，與這些事密不可分；教會作為信徒群體，亦不可能迴避及脫離社會及政治現實。同時，因著我們在等待的是上帝的國，我們必須時刻對現世保持批判。換句話說，對生活、政治及社會的反思，是信仰中不能分割的核心部分。

二、教會講求合一，我們相信基督教的合一精神當中有個重要的信念，是容許並接納不同聲音及差異存在，而這份差異及聲音源於不同的信仰傳統和歷史，亦包括現時在不同的社會與文化下所產生的多元群體背景。建基於這種合一精神，我們不單要時刻提醒自己求同存異，更要警惕我們有否在有意無意間限制了各種少數或另類聲音的表達。



## 兩個實踐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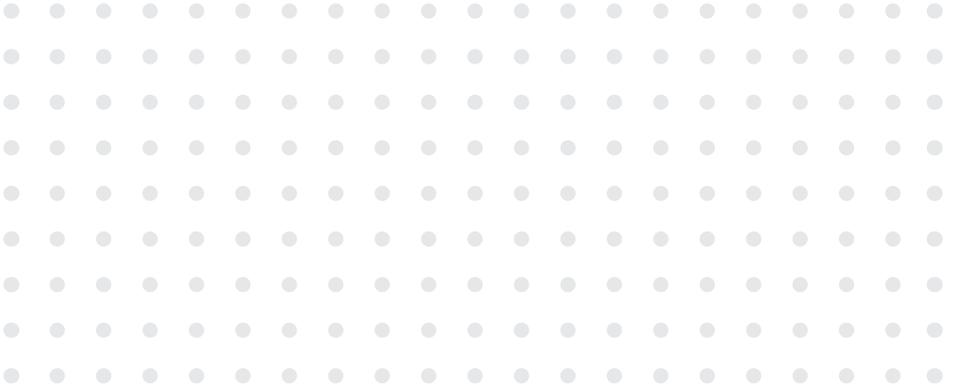
建基於以上的神學理念，筆者認為堂會決策者，負責青年牧養的同工、導師以及青年信徒可以共同打破前述的迴圈。

### 一、我們整個信徒群體要好好做神學！

上述提及的第一個神學理念，只是個基本，建基於此，每人都須要對之有自己的思考和整理，以及反思在面對不同群體和事情時應該抱有何種信念。

現今，教會牧者在有意無意間傾向以容易管理及得救人數作考量，對不同神學系統的認識、理解及思考並不足夠。以上情況其中一個結果是講道內容淺白單一，大部分圍繞著「要傳福音」，「要多投入教會事奉」，「要多作奉獻」等信息；而對福音內容、教會角色及召命的詳細內涵，以及對一些具體社會事件的信仰回應的探討則十分欠缺。值得高興的是，開始有牧者嘗試在講道中處理這些題目，提出我們的信仰應該如何思考這些事；然而，從整體香港教會來看，這類牧者或此講道方向仍然十分缺少。此外，大多數團契及小組的查經方式傾向是由較年長的導師主導，信徒較為被動接收，而即使過程中有討論，由於大部分信徒所擁有的資料不多，亦未必能有豐富的討論。而信徒其實很少花時間自己看聖經及查考神學書籍，多是看每日一篇的靈修雜精書，或面對個人際遇及關係時的信仰指引書等，傾向於個人應用而少有群體角度。

事實上，信徒群體不論是牧者抑或平信徒在討論關於社會參與，神學基礎知識顯得貧乏，亦未有好好經過自己的思考整理，建構出屬於自己的神學觀，因而更難與他人交流碰撞彼此的想法。因此，牧者和信徒都需要多加閱讀及思考，理解不同神學傳統的源由與歷史；並整理自己的信仰理解，尤其要投放一定心力時間在思考公共信仰及神學上，以回應時代的牧養需要。



## 二、我們之間是平等的牧養關係！

不論是牧者、同工、導師抑或青年信徒，我們都需要時刻提醒自己，我們之間的牧養關係是平等的，比起由牧者及同工準備牧養材料，青年信徒被動接收，更理想的是做到每個角色之間都能夠互相牧養。

正如合一精神要求我們警惕是否有限制了少數及不同聲音的表達，我們每個人都應該警惕自己所擁有的權力、影響力及地位，不能以此打造一言堂，而要容許不同聲音及主張的存在。牧者、同工及導師尤其需要有這種自覺，不能以行政決策方式壓在信徒身上，警惕不能把自己的想法變成堂會的唯一聲音，要以神學理據及討論來說服人。這不是說現時牧者的權力及影響力極大，只是在堂會的具體架構上，他們更直接擁有決策及制訂議程（agenda-setting）的權力。而青年信徒亦要時刻警惕自己是否以顧客心態理解自己在教會的角色，不應小看自己的影響力。在牧養的過程中，我們不一定要達至相同的想法，而是要讓不同聲音持續互相碰撞，各人持續反思自己的立場及理據並加以修正。要做到這一點，我們需要放下「自己必然是最有道理」的心態，盡可能延遲作出批評，謙卑聆聽，並願意理解不同的想法。青年信徒要多了解及體諒同工的壓力、難處及制肘，但同時要堅持對堂會提出一些建基於神學信仰理據的合理要求，進行討論。再者，既然大家都不可能熟悉所有神學系統與知識，對不同信仰範疇的掌握亦有差異，我們更應透過共同閱讀、分享、討論、辯證及學習來互相牧養。

收筆之前，筆者有幾點澄清，希望減少讀者的誤會。

有指有這些牧養需要的年青人並不多，因此問題不算迫切。然而，我們不能單以人數來判斷迫切性。即使這些要求聲音是少數，若我們認同這些是信仰的核心問題，那麼其迫切性就更不能因為人數多寡而決定。此外，即使信徒不認為自己有這牧養需要，並不等如真的就沒有，因為每個個人問題都與社會有關。

若讀者認為此文偏頗，只側重於青年信徒對社會議題的關心，而未有處理其他牧養



需要；筆者要指出此文並無否定青年信徒在康樂、聯誼及個人靈命成長的需要，但現在教會多則重這些活動，而鮮有與社會議題相關之活動，所以筆者才一再強調。此外，信仰的公共面向和個人面向並不是各自獨立的，每個信徒個人面對的掙扎都有共同的社會根源，以及集體面對這些問題的可能性，而不是只追溯個人原因及思考個人如何應對問題。因此，回應社會議題的牧養並不等如不處理個別的牧養需要。

筆者之經歷及想法尚不能代表所有堂會之狀況，但仍希望從自己的經歷及角度提出一些可能性，拋磚引玉。

| 分題由編者擬

# 社會壓制青少年人的思想，教會也會如此嗎？

袁天佑

循道衛理教會退休牧師

年青人不是對教會的傳統完全否定的，只是他們不滿意，教會在面對今天的處境，一是以「政教分離」不予以討論，甚或是禁止討論；另一方面，他們也看見部分教會領袖，只有附和權貴，對他們所作的，更以「順服執政掌權者」來予以肯定。

## 社會壓制青少年例子斑駁

不久前，崇基學院神學院學生會邀請我參加《傘下：遍地開花》電影觀賞，並作分享嘉賓。這活動向中文大學申請場地時，遭中大以多個理由遲遲未有回覆。據聞，大學曾提出的理由，是該活動不屬學術活動。最後也沒有借出場地，理由是神學院學生會並非中文大學學生會的成員會員，所以學生會在最後臨時決定使用神學院聖堂舉辦活動，但也因地方遲遲未決定而阻礙宣傳。但翻查過去的紀錄，中大也曾借出場地給與學生組織播放電影欣賞，也曾借出場地給神學院學生會。明顯，這是與電影題材與政局有關。從這小小的事上，已看到大學因政治理由，收緊學生的活動空間。

這事發生的同時，理工大學也發生了學生因紀律問題，被判社會服務令、停學，甚至是終生不收錄的事件。學生的違規很嚴重？所以作出如此嚴厲的懲罰？大學對學生的懲罰，是否有違教育之道？但理大的校董指出，是因為學生提出「港獨」。

聖保祿中學有畢業生留校拍照，或許已超過學校開放時間，只好在校門外拍照，但仍被老師召喚警察，請他們離開，怕防礙其他市民。

政府有意修訂「逃犯條例」，不單非建制人士反對，連建制內的商人也有憂慮。香港眾志成員往政總抗議，遞交請願信，保安員如臨大敵將他們圍困在大堂，並動用大批警力將手無寸鐵的幾位女成員抬離現場和拘留。

撰文時，聽到2016年農曆新年旺角暴動案的裁決，多位被告被判無罪，只有一名被告容偉業被判有罪。得悉他患有自閉症，家庭遭遇坎坷；而梁天琦雖在是次被判無罪，但他仍要為早前被裁定另一項暴動罪繼續服刑。年輕人因不滿現狀而引起騷亂，為何政府要將騷動定性為暴動，以重刑加以打壓他們？

思

處境  
牧養



.....

今天我們面對因政治取向而撕裂的處境，特別是年青一輩，與年長和建制人士多有不同意見，並且常有反叛的行為出現。社會所用的解決方法，多不是面對問題的核心，只是解決發出問題的人，將他們趕離學校，判以監禁，以收阻嚇作用。但問題仍不斷存在，甚至不是抗議的事，例如沙中線和地鐵信號系統的更換，也因管理不善，導致問題頻出，市民的不滿已到達爆煲狀態，政府仍沒有好好面對和反思。

教會的撕裂當然沒有如社會般嚴重。但自2014年雨傘運動後，年青一輩的教牧和信徒所持的政見和對教會的傳統，多與年長的一輩和教會的領袖不同。怎樣在這撕裂的處境下，牧養信眾，特別是年青一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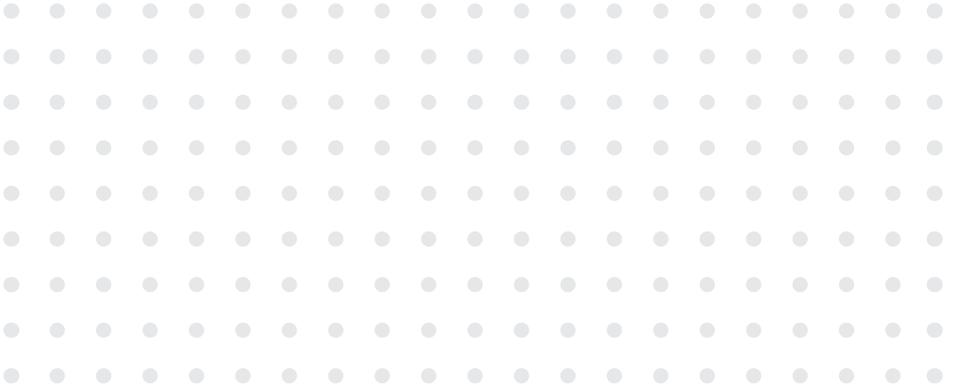
## 獅子山精神是過去式

教會通常多以和諧合一來勸喻不同意見的人接納教會領導的人的意見。長輩或是教會領袖，也常會以過去的經歷，來勸導（有時也會是指責）年青人，只需努力，便可以有如他們現在所得到的生活。

「日光之下無新事」，這只是指類似的事會重複發生，但不表示人仍能用舊有的方式和態度去面對。過去，香港人生活都常遇困難，香港是條小漁村，不少人從內地逃難來，獅子山精神，互相守望，努力不懈，總有出頭天。老闆與員工關係，就好像一家人那樣。香港是我家，這裡就是天堂。

但上述的精神面貌已完全改變了。香港被打造為國際大都會，賺到金錢才是最重要，不斷競爭，賺得到便是贏家。

經濟壓力，賺不到錢買樓，當然是年青一輩的困擾。不少青年人寧可不做樓奴（當然連樓奴也做不成），但他們仍願意努力工作，賺取生活所需。只是看見大家的努力，得益的仍是富裕的商人，內心怎會沒有忿怒之意？政府推出「明日大嶼」計劃，初衷是為下一代人能創造更舒適的生活環境，可解決住屋問題；但最近有調查



指，百分之八十年青人反對，為甚麼？年青人的理想，不是局限於有個住所；他們重視環保，也追求公平公義。填海除破壞生態環境外，更多土地的開放，最終也只是地產商得著益處。

今天青年人所面對的困境，除過去互助守望的精神已不復見外，他們還看見專權的政治已壓在頭上。香港大學最近一份調查，發現百分之七十五青年人對「一國兩制」沒信心，百分之七十對香港前途無信心，百分之六十二對北京不信任。

看見上一代爭取民主，幾十年也沒有任何進展。加上近幾年，中央政府不但將普選推翻，言論自由不斷收窄，只要觸及「港獨」也被指違法；但政府從來沒有清楚指出，談論「港獨」犯了哪一條法律，只是粗暴地取締有關組織。「一國兩制」已漸漸褪色，中央在港加強管治，法治變成人治，「一言九鼎」就是法律。青年人也看見內地維權人士被打壓，宗教自由被收緊，新疆民族被送入再教育營……等等事情，自然不想生活在沒有自由和人權的中國，也自然有人提出一些「港獨」的思想和言論。亦因為這緣故，「兩傘運動」、「旺角騷亂」、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等所謂反社會行動才會出現。

我們這一輩所經歷的，雖不容易，但也算是政治穩定的日子，逃離內地，在香港只要刻苦一點，也可以安居樂業。但年青一輩所面對，或將要面對的，與我們完全不同，他們難以逃避中共的專權。

年青人不是對教會的傳統完全否定的，只是他們不滿意，教會在面對今天的處境，一是以「政教分離」不予以討論，甚或是禁止討論；另一方面，他們也看見部分教會領袖，只有附和權貴，對他們所作的，更以「順服執政掌權者」來予以肯定。

## 在撕裂的處境下牧養

要在這撕裂的社會處境下牧養教會信眾，個人認為要注意下列幾點：

1. 接納教會和社會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思想。不論是在教會或社會，不少人的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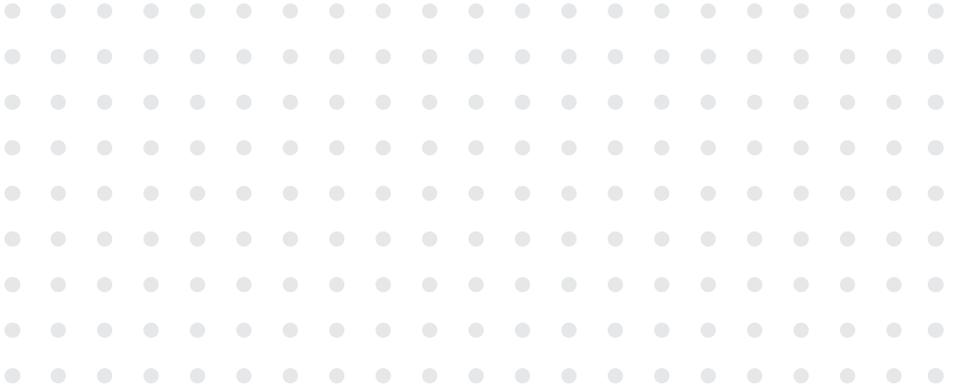
曾刻苦努力，才有今天的成果。面對將來有不知的可能性，他們寧可看見社會安定，也不想推翻現狀。

2. 不要消滅年青人的聲音和意見。事實上，他們有很多意見也值得大家一同反思的。例如教會過去多只強調個人靈命的增長，信仰變得「私有化」，年青人認為信仰應涉及生活和社會的層面，這實在是好好的提醒。
3. 年青人不一定是反傳統，也不一定要其他人完全認同他們的想法，他們更不一定要用他們的方式達成目的方會罷休，他們所需要的是能被聆聽和接納。教會應創造空間，讓對信仰有不同經歷和反思的信眾，多坦誠溝通，聆聽，也學習彼此尊重。
4. 與年青人同行。我們不一定每事都和年青人一同走，但最低限度，可以找一些大家有相同意見的事，一起學習和實踐。例如，激烈的政治對抗不一定是我們同意的，但關心社會的貧窮人，相信是大家不會否定的，大家可否從這基礎開始？

## 彼此接納是「和諧」的鑰匙

還記得四年多前的雨傘運動，教會開放給參與雨傘運動的人士暫避。當然不是每個會友都同意，但反對的不算多。能夠做到這點，是多年來教會向來都是開放給任何人，不論政見，服侍有需要的人。這學習是要經歷多年的。假若沒有過去的學習，突然發生雨傘運動，我也難開放教會。各教會的起步點可以不同，但可以從現在開始，大家先學習怎樣服侍有需要的人，就會從服侍中看到社會和政治的問題。

經過四年多的日子，政府用不同的方式打壓異見者，抗爭的空間愈來愈窄，相信年青人也不會冒險。這不是失敗，而是從過去的得失中學習。但這正是機會讓教會信眾可以去反思和一同學習，怎樣關心社會，從貧窮、環保等大家容易認同的問題開始，一起同行。若能多關心社會中有需要的人，我們會更多領悟到社會問題產生的關鍵，教會也能重新建立她的使命。



對教會信眾，我盼望大家明白，「接納」不等於「認同」。「和諧」不是要認同，彼此接納才是「和諧」的鑰匙。對年青人要講的幾句話，就是「光照在黑暗裡，黑暗卻沒有勝過光」約翰福音一章5節；「罪惡雖然好像得勝，天父卻仍掌管。」《天父世界歌》



| 分題由編者擬

# 青年人需要這種無限的可能

## ——從第三屆亞洲青年牧養會議說起

姚志豪

中華基督教會葵涌全完堂牧師  
合一青年牧養平台成員

思

青年人需要這種無限的可能

亞洲青年牧養會議讓青年人放眼世界，進入不同文化，不斷地對話，不斷地要實踐，不斷檢視，不再是故步自封。再不是只圍繞「自己」狹隘的信仰，而是從世界看見上主的多元，不是你去包容別人，而是讓世界去接納你。

筆者連續三屆有幸參與亞洲青年牧養會議，實是難得。第一屆於香港（2016）舉行，第二屆於台北（2017），今年是第三屆，於馬來西亞吉隆坡（17-21/8/2018），未來可能是韓國……。這個會議的參與者主要用華語溝通，包括來自香港、台灣、澳門、內地及馬來西亞的朋友。

今年的主題是「公共與多元」，每天早上會有殖民與被殖民的聖經詮釋作靈修；還有了解移工與難民的哀歌；更有認識馬來西亞「本南人」原住民的抗爭。我們還到了雙溪毛糯癲瘋病院作實地了解，更拜訪lostgens，這是個社區藝術計劃的公民組織。更舉辦了宗教對話，認識馬來西亞人如何跨越種族與宗教的牆，伊斯蘭教徒與基督徒於多元社會對話和合作。（編按：日程表附在文章末）

### 處境牧養的意義

馬來西亞是個多種族的國家，有馬拉人（Ali／阿里）、印度人（Muthu／幕途）和華人（Ah Hok／阿學），彷彿天生就是一個要學習多元共融的地方。馬拉人是第一大族群，其次就是華人。身處公共的空間，即使不用合作，只是生活已經是很大的挑戰。作為信奉伊斯蘭教的國家，要與基督徒一起合作是怎樣的呢？

還記得一個晚上，郭曉鳴牧師邀請了信奉伊斯蘭教的律師和一個政府官員對話，分享怎樣跨越種族與宗教的牆。當然不論從信仰、身分都有很多不同的觀點，然而他們抱持著一種為人民的公義、尊嚴而爭取共融，因而找到彼此的共通點。一句‘Humanity is Nationality’道出了人基本為人的真義，打破所有的界限，不再拘泥於你我的宗教、身分、地位，只是看重人的價值是超越一切。追本溯源，創世記十六及二十一章，族長亞伯拉罕與妾夏甲所生的以實瑪利（第二聖殿時期，猶太人認為阿拉伯人是以實瑪利的後代，阿拉伯人信奉伊斯蘭教），及後來與正室撒拉所生的



以撒（是以色列的先祖，代表基督宗教），正是表達同出一源。有些時候，我們以為處境所造成的張力，或我們所產生的抗拒，會否源於我們放大了差異，而縮小了我們的共同之處？甚或至有一天，我們其實發現就是同根同源。處境牧養豐富的地方正是因為我們的不同，因此所產生的可能性更大，更豐富，更需要謙卑，更超出我們所想。

## 對青年信徒特別適切

世界急速轉變，網絡高速傳訊，任何人也可以成為一家之言。過去以權威領導教會的觀念，只會被弱化，因為當你以為自己只是唯一的對聖經、對信仰的詮釋，很容易就會不攻自破。青年人與網絡，急速掛鉤，你於台上這樣說，台下已經蠢蠢欲動想辯駁，只是因著仍尊重崇拜，未會倏地站起來與你抗辯，然而卻會以雙腳表態，出走教會。或許，我們今天當反省，不是只在空談，要帶／與他們一起走進未知的，或是被世俗早已標籤了的群體，讓他們自己去找答案，從新發現例如同性戀、伊斯蘭教、多元……究竟只是一家之言的定義，還是有很多我們（包括傳道同工）從來不知的面向。而這些面向，往往讓青年人發現不是刻板一塊的福音，不是老調牙的信仰故事；而是一個又一個有血有肉，靜待人來發現來相遇的可能性。從這種發現和看見，你還會只相信唯一答案的神話嗎？還是更見上主深不見底的豐富呢？青年人大概就是需要這種無限的可能。

## 對青年人造就了什麼？

香港近年常談到青年人所缺少的就是機遇。不單是工作，我想，信仰也需要機會。亞洲青年牧養會議其實並非一般的國際大會，不是會議上發表一些宣言就代表展現了成果，但究竟有沒有去實踐就不得而知。我們有一個環節OST（Open Space Technology），就是一個開放式平台，每個國家／地方有一個自己期望實踐的議題，透過參與式的研習活動，邀請族群代表，部落的熱心人士，部落工作者一起來，互相激盪，互相傾聽對部落自治的願景，以及願意一起努力的行動方向和策略，為後續的推動部落自治製作參考藍圖。同時又體驗「開放空間會議」參與式



討論的過程，思考未來在部落各項會議的可行方式（<http://www.frontier.org.tw/ost/>）。透過這種方式，青年人不但學到聆聽別人的意見，肯定亦會豐富了本身的想法。再者，這些計劃於未來一年是會於各自的國家實踐出來，以致下年再相聚之時能分享成果。對青年人而言是個堅持和實踐的機會。

亞洲青年牧養會議讓青年人放眼世界，進入不同文化，不斷地對話，不斷地要實踐，不斷檢視，不再是故步自封。再不是只圍繞「自己」狹隘的信仰，而是從世界看見上主的多元，不是你去包容別人，而是讓世界去接納你。

## Open Communion 開放聖餐

在馬來西亞會議，筆者在最後一天被安排主持聖餐。這幾天來，接觸／聆聽過移工、原住民、LGBT、穆斯林、痲瘋病者……的故事。於是邀請了台灣、澳門、馬來西亞、中國、香港的朋友襄禮，並擁抱每一領餐者。聖餐用了馬來西亞最平民的土產：薄餅和玫瑰水，並寫下處境性的聖餐禮文。

### 【禮文】

聖餐是崇拜的高峰，教會很多時，只歡迎受了洗的朋友領受；有些更因為所謂犯錯，要停止領聖餐。其實，罪人更需要領聖餐，不是停。聖餐是一個開放的共融（Open Communion），即是一個共融的邀請，無論你是甚麼年紀、性別、種族、被喜歡的、被排拒的、彼此認識的、陌生的，是移工、原住民、LGBT、穆斯林、痲瘋病者……在這個神聖的時刻，每一個人也是被上主邀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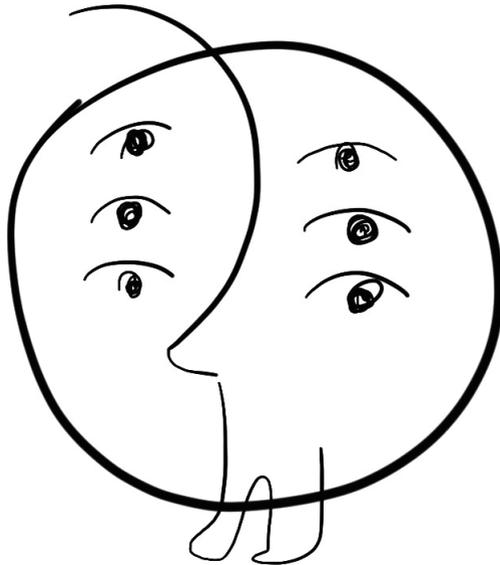
聖餐的餅和杯也是大地的出產，所以，我們用這裡的土產，代表上帝的恩典臨在馬來西亞。

聖餐是創造，犧牲，救贖的記號，當我們領受後就是與基督聯合，學像基督的樣式，與人分享，竭力站在被壓迫的人身邊。



## 結語

盼望亞洲青年牧養會議成為一個多元、共融，不斷實踐，不斷反省，不斷掙扎，以致能不斷相愛的記號。





## 第三屆亞洲青年牧養會議程序

(編按：這程序表原本是用簡化字，是馬來西亞華人和中國內地用的字體。儘管台灣和香港都慣用繁體字，然而融和的實踐就不是小數服從多數，而是尊重差異。亞洲青年牧養會議連這小節都貫徹了。)

青年人需要這種無限可能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天	星期一	星期二
8am		早餐	早餐	早餐	早餐
8:30am		殖民與被殖民的聖經詮釋 帶領：陳文珊老師	殖民與被殖民的聖經詮釋 帶領：陳文珊老師	殖民與被殖民的聖經詮釋 帶領：陳文珊老師	
9:30am		公共與多元(一)： 公共神學與多元社會 講員：張俊明牧師	公共與多元(四)： 移工與難民的哀歌 主日崇拜——聖餐： 作為回應講座，紀念耶穌曾為難民的身分 地點：衛理大廈3樓LIFE SOAR Resources Centre 負責人：敬獻弟兄	公共與多元(七)： 拜訪隆雪華堂：馬來西亞最大的華社公民組織，認識華社如何在多元社會與其他組織結盟，建立自身定位的公共行動。 記錄：香港	聖餐崇拜 召集人： 豪牧師
11am		神學反思 負責人：張俊明牧師 記錄：馬來西亞	神學反思 負責人：君爾傳道 記錄：馬來西亞	公共與多元(八)： 拜訪盟友~ lostgens： 社區藝術計劃的公民組織 記錄：澳門	閉幕及回饋 負責人： 正雄傳道
12pm		午餐	午餐	午餐	午餐

1pm		休息	休息	休息	再見
2pm	4:00pm報到及分配房間	公共與多元（二）： 本南人原住民的抗爭紀錄片	公共與多元（五）： 雙溪毛糯痲瘋病院～弱勢群體/社區的重生營造	分組討論： 各國公共行動願景	
5pm	開幕崇拜	神學反思	神學反思		
6pm	自由	自由	自由	自由	
6:30pm	晚餐	晚餐	晚餐	晚餐	
8pm	分享： 各國的多元社會（誰是我們的他者？） 記錄：澳門	公共與多元（三）： 跨越種族與宗教的牆～多元社會對談 講員：郭曉鳴牧師	公共與多元（六）： 東馬沙巴原住民組織的公共神學與行動 (講員：陳偉強牧師)	分組討論：各國公共行動願景 負責人： 君爾傳道、明翰 記錄：台灣	
9pm		神學反思	神學反思		
10pm	夜消	夜消	夜消	夜消	

# 愛勝於恐懼——健障共融的牧養

劉寶珊

「基順愛的家」牧師

自從四年前筆者來到這裡事奉，身邊不少人都好奇地問健障共融的崇拜是如何實踐？很多時候當我們思想牧養，都是教會實際推行的事工，而對於牧養智障人士，我們往往著眼於他們的有限智能及特殊情況，然後思想教會的事工如何配合他們的需要。然而我們在這個「基順愛的家」學習分享恩賜，彼此信任，鼓勵嘗試，容許犯錯，並學習承擔。

## 關於「基順愛的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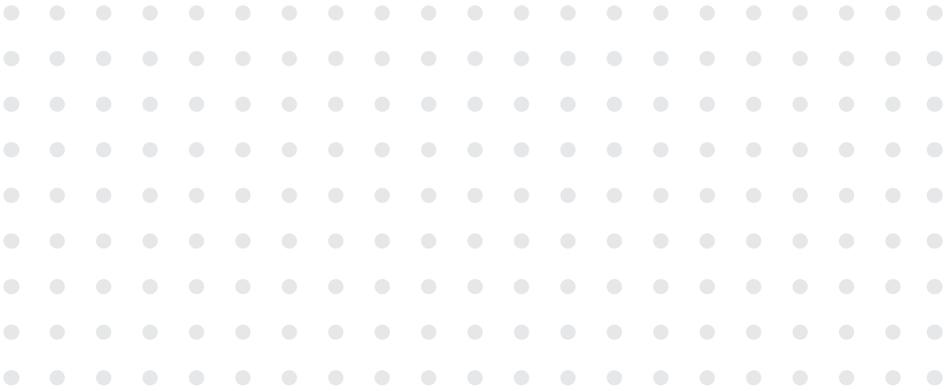
「基順愛的家」是一間健障共融教會，座落於一所特殊學校之內，參與教會的弟兄姊妹除了住在附近的街坊，亦包括輕度智障、自閉症人士及其家庭，他們大部分是來自學校的學生及畢業生。自從四年前筆者來到這裡事奉，身邊不少人都好奇地問健障共融的崇拜是如何實踐？崇拜流程及主日學內容如何設計？這些問題也是教會由佈道所至教會成立初期的關注點，很多時候當我們思想牧養，都是教會實際推行的事工，而對於牧養智障人士，我們往往著眼於他們的有限智能及特殊情況，然後思想教會的事工如何配合他們的需要。就如李維榕博士在其著作（《同樣的天空：智障服務及家庭工作的新藍圖》，2008）所提出：「……習慣性地把重點放在智障人士的不足之處，不相信他們雖然天生智障，但在某程度上仍擁有正常人的感覺和人際關係的需求。」隨著弟兄姊妹彼此認識的增加，並在牧養智障人士方面有研究及實踐經驗的老師（佘枝鳳博士）的教導及同行，這幾年間教會牧養的模式也在更新改變，上帝透過共融的教會生活，讓我們曉得如何彼此牧養。

智障人士的生活，主要被智障人士的服務（學校、中心、工場或院舍）、家庭關係及朋輩關係三大範疇圍繞著；或許前兩者緊扣得太結實，所以最薄弱的是朋輩和社會這兩個範疇。而且一提起智障人士，就容易看為某一種特殊群體，而忽略每個人的獨特性。我們亦容易將他們以孩童般看待，但他們的生活經驗卻超出一般孩童的經驗而與一般正常人無異：經驗青春期，對戀愛婚姻的憧憬，畢業後進入工作，面對生老病死等等。還記得來到「基順愛的家」事奉的第一年，有兩位智障青年突然離世，一位是半夜抽筋引發窒息而死，而另一位因發燒入院檢查期間細菌入血而死；他們都不到三十歲。在團契中看到團友對死亡的認知薄弱，並懷著失去朋友的

思

愛勝於恐懼

健障共融的牧養



哀傷；亦引發部分團友勾起過去親人離世的回憶及思緒。由於家庭關係極為密切，若他日要面對摯親的離世，對他們的影響也不用多說。

## 以共同面對的處境作牧養

在牧養智障人士的更新改變，由過往以事工為中心的牧養向度，轉向以人為中心，旨在提高對他們個別的認識及關顧；並幫助他們提升對群體、社會的認識和關注。同時亦針對他們共同面對的處境作牧養，如前述有關兩位青年的離世對團友造成的影響，生死教育及從基督信仰中看生死也是迫切地在團契中進行。

教會有兩個團契讓智障人士參與，包括青少年（中學生）團契及職青團契，智障及自閉症的青年如一般信徒經驗團契生活。團契中的分享除了聖經話語，亦有日常生活以至社會時事。團友樂於分享近況及互相代禱，如一位唐氏綜合症的姊妹在團契分享十分擔心患有腎病的媽媽住進了醫院，亦有自閉症的弟兄分享身體常因抽筋帶來不適，出外就業的姊妹分享會找工作的困難，快將中學畢業的青年為到職業訓練的面試感到緊張，亦有分享跟家人慶祝生日的快樂片段……。在團契中他們不單被看見、被聆聽，亦學習去看見、去聆聽、顧及別人的感受，學習愛人如己。他們亦經驗人與人之間相處上的衝突、磨擦但學習寬恕。

我們亦會留意弟兄姊妹的分享，按需要主動聯絡他們的家人／社工作更深入的了解。如那位唐氏綜合症姊妹分享後，我們亦主動聯絡其家人並前往醫院探望姊妹的媽媽，並看看有沒有地方需要教會協助。除非工作的緣故或特別原因，智障弟兄姊妹出席教會崇拜及團契十分穩定，他們也很熱心參與教會不同的活動與服侍；相信這裡能滿足他們對朋輩及社會範疇的需要。出席的穩定性不單有助增加彼此認識，亦有助提升他們的群體意識。他們是自願參與教會聚會，跟他們那些「被安排」的生活經驗不同。透過群體中的互動，他們學習到如何參與教會群體生活，如何倚靠上帝面對生活上的各種挑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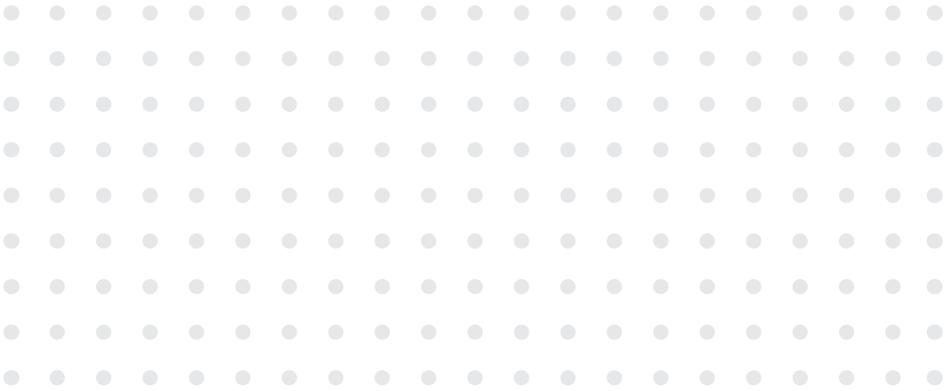
## 牧養智障教友的家長

在這四年牧養中面對最大的挑戰是家長牧養工作，我們透過智障弟兄姊妹認識他們的家庭，再加上教會位處於特殊學校裡面，接觸學生家長的機會亦增加。我們發現帶著特殊需要孩子的家長，他們面對社會上的歧視及誤解，日常對孩子的照顧及管教，家人是否接納有特殊需要的孩子等，構成的壓力十分之大，亦容易因照顧及管教上的分歧影響夫婦及家人之間的感情。再加上面對社會上為智障人士提供的訓練、就業機會及住宿照顧不足的情況下，家長面對孩子離校後及他們的將來憂心忡忡；若想到他日年老或離世不能再照顧孩子時，家長都紛紛表示寧可孩子先行一步，好讓作父母的也「死得安落」。教會與學校合辦家長團契，目的是讓同路人可以互相支持及分享經驗，亦透過信仰分享及舉辦一些舒展身心的聚會，提醒家長照顧自己身心靈的重要。我們亦會就政府對智障人士或其他特殊需要人士提出的政策作出了解及關注，並交流意見。

## 同工和教友同心服侍

在主日學中，同年齡層的智障弟兄姊妹能力差異甚大，所以主日學由按年齡分組改為按能力分組。我們需要認識他們個別的能力再安排在不同能力組別上課。主日學每月設一個主題，我們會參考坊間一些主日學課本，按弟兄姊妹的能力調適及設計主日學內容。當主日學導師掌握學生的能力會更有信心承擔教導的職分，他們亦花了不少心思以不同的模式帶領主日學，以提升弟兄姊妹的參與。我們提供一個學習聖經話語的地方，但更需要的是認識他們所認知的層面及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經驗信仰的真實，鼓勵他們實踐聖經的教導，並協助他們發掘及發展自己的恩賜。

相比外國不少地方，香港的交通十分便利，加上教會提供接駁車服務，途經與地區聯繫的智障人士宿舍及展能中心，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可以在熟悉的位置上落車，而照顧者／社工給予適當的訓練及教會弟兄姊妹在當中予以配合，讓家長放心他們自行往返。



自教會成立後，崇拜禮儀加入誦唸《使徒信經》、聖餐及奉獻儀節，亦有社會關懷及代禱。經過在團契中有關崇拜禮儀的教導，加上他們穩定地出席崇拜，他們很快掌握如何參與崇拜不同的程序。一些有特殊需要而未能安坐的朋友，我們是容許他們走動及發出聲音，亦會讓同來的家人知道毋須介懷。在詩歌敬拜環節，我們當中有些弟兄姊妹喜歡用身體動作敬拜上帝，他們的全情投入反而提醒參與崇拜的會眾學習放下對別人眼光的顧忌，能放鬆地、專心地敬拜上帝。我們亦無分彼此，按各人的恩賜參與主日不同崗位的服侍。我們當中有些智障的弟兄姊妹會跟關顧組的婦女用輪椅接送行動不便的長者往返教會，有的負責電腦控制崇拜時用的簡報，亦有在崇拜中擔任詩琴或在詩歌敬拜中帶領唱詩，有的主動地歡迎新朋友。由於教會借用學校禮堂作崇拜用，十字架、聖壇、聖畫、名牌架都是朝行晚拆，我們都一起幫手收拾。

如哥林多前書十二章6-7節提到：「工作有許多種，卻是同一位上帝在萬人中運行萬事。聖靈彰顯在各人身上，是要使人得益處。」上主配搭我們在耶穌基督的身體上互作肢體，我們在這個家學習分享恩賜，彼此信任，鼓勵嘗試，容許犯錯，並學習承擔。在一起事奉的經驗當中，智障弟兄姊妹事奉上謙卑學習的心，盡責認真的態度，專注細心地完成手上的工作，亦主動提醒同工一些遺漏的地方；他們委身投入這個家令筆者十分感動和感恩，他們的見證反而成為我們眾弟兄姊妹美好的榜樣。

引用盧雲神父在其著作《愛勝於恐懼》的一段說話作結，「當我們願意向自己和他人承認自己也受了傷，也有殘缺的地方，也需要一個地方成長，大家就能共同建立一個家，帶給彼此一個親密的地方。」「基順愛的家」是個讓弟兄姊妹坦誠地面對自己及彼此建立的地方，願我們繼續努力實踐在主裡的合一並一起成長。

# 性別牧養：心身靈整全導向 為例

余仲虹  
正念工作者  
輔導及培訓師

面對婦女時，從女性的獨特需要為切入點給予靈牧指引就是處境牧養之一。今天女性面對各種挑戰，例如因著身體和心理的需要（例如經期前後的不適），性別角色的繁重（作為母親、女兒、照顧者），或許會被解讀為「情緒化」「吞pok」（偷懶）……因此在牧養輔導中去聆聽那些被禁的聲音是十分重要的，因為靈牧者的聆聽就是治療（deep listening is healing）！

整全（holistic）治療在基督教內是十分流行的概念和方向，意指從身體、心理、社交、靈性入手考慮牧養個體時周全的考慮，以達至全人健康。筆者嘗試透過本文為例，分享實踐經驗，加入性別元素，盼以此鼓勵前線牧者。

## 案例

小芬今年超過三十歲，十多年前因流產入院，其後與男友分手。由於有幻覺出現，因此被關進精神病院，從此被要求食精神科藥物。健康方面，因卵巢多囊症及荷爾蒙長期分泌失衡而引致月經不穩定，有時三個月來經，有時卻等上半年。小芬服食的藥物其副作用是體重有增無減，所以她對自己的外觀和自我形象都十分困擾，曾經試過想瘦一點而自行減藥，因而令病情一度惡化。

以上的例子是身體、心理、心靈（body, mind and soul）互扣而影響一個個體的整全健康（well being）。筆者由2018年9至10月期間每星期跟小芬見面最少一次，最多兩次。

下面筆者嘗試整理在嘗試導引小芬走向整全健康的過程中的重點，與大家分享。

## 一、隱藏的價值觀——做正常人

都是小芬認為「正常」的必須條件是，「瘦」才不會被歧視和奚落「肥」，要有愛和有家的親密關係，作為女性要生兒育女。但她認為沒有回復「正常」的可能，現實中的自己是，需要長期服用精神科藥物，體重一百九十磅，沒有拍拖，沒有機會成家；因為有卵巢多囊症和荷爾蒙失調，月經不穩定，所以更沒有可能生小孩。

思

性別牧養：心身靈整全導向為例

雖然指標和現實差異很大，小芬卻仍抱有期望。例如有一天不用食藥，可以瘦到一百三十磅。因為瘦了會吸引到異性，有人愛，有拖拍；月經每月來，這樣就可以為相愛的男人傳宗接代。

## 二、扭轉身體、心理、心靈互扣的影響

本來小芬的身體、心理、心靈互扣的影響是很負面的，所以牧養的內容正是要引導她走向正面和健康。靈性上，筆者要求小芬每晚要用二十分鐘默想，「把我不需要的東西帶走」是默想的目的，讓小芬心靈上增加安穩的感覺，也減輕不必要的負荷。知性層面，筆者建議小芬閱讀，範圍是建立和欣賞自己的書種，其中一本是 *Quantum Success* (Christy Whitman, 2018)。健康方面，小芬需要調校飲食，要少吃澱粉質和戒糖，特別是白糖。對於上述的建議，筆者鼓勵小芬用寫日記來觀察和記錄自己操練以後全人各方面出現的變化。而且學習從日記中認識自己，後來在默想中加上一句：「求上天賜我一切我所需要的」。從「人類圖」（編按：人類本質的具體圖像，是看見自我的一套邏輯方法）的分析中可見小芬「意志力」那部分是空白的，意即常感到自己不夠好，而要多方討好別人。由於成長階段經常出現負面的批評，小芬內化了成為對自己的批評，進而失去自信，她需要加強自愛的能力。接受了建議，繼而實踐，小芬有什麼改變？

在臨睡前操練默想、閱讀和寫日記令睡眠質素有顯著改善。讀建立自我的書籍讓小芬漸漸學會感激，特別是感激自己。睡眠質素得以改善，影響荷爾蒙分泌也隨之改善，身體開始有能力作出自然調節，月經常規地回來了。小芬在飲食上開始減吃和選擇有益的食物，例如多吃牛油果以改善腦袋的「海馬回」（編按：海馬回，hippocampus，位於腦底部，因為杏仁核擴張而把海馬回壓扁了。杏仁核主要掌管焦慮、急躁、驚嚇及恐懼等負面情緒）。最後她的體重減輕了，可以重穿兩年半前的牛仔褲，臉上的浮腫也改善了。面對批評，或是以為別人針對自己，小芬要學的功課是保持冷靜，用深呼吸來幫助自己，提醒自己自愛的重要，慢慢她的自愛意識也提升了。



## 性別牧養的體會

1. 從處境牧養的角度來說，小芬的例子，說明身心靈的影響是互相扣連，需要針對這三方面的整合入手。由於心身不合一而導致月經長期不穩定，加上創傷後遺症，抑鬱症，轉而成為思覺失調。作為前線牧者，面對生活日益複雜的信徒，在不同範疇加強自己的牧養能力是必須的。
2. 從女性的牧養輔導來看，月經是女性的專利，而女性荷爾蒙直接影響女性的情緒。生活中的挑戰和壓力會導致荷爾蒙失調，但女性自己不能控制荷爾蒙如何分泌以減低對心情的影響。因此靈牧前線工作者有一份包容接納的敏感度是非常重要的。若沒有性別意識的醒覺，而給予負面的批評和標籤，會破壞與案主的關係。
3. 前線工作者學習有效的減壓方法，不但自身的壓力得到處理，而且可以教導會友。坊間流行的正念靜觀減壓，臨床有不少研究已證明這是很有效的方法。
4. 小芬因為藥物的副作用導致肥胖而對自己不滿，這不只是「不滿自己變得肥胖」的個人問題，還要看社會文化中稱肥胖女性為「豬扒」反映的肥胖歧視，對精神病人的忽略和邊緣化，作為牧者和信徒，應該為她們充權。
5. 個人的肥瘦與自我形象，與自己的未來幸福掛鉤，這是時下很多女性都會有的意識。雖然十多年前的《肥田囍事》（電視劇，2006）已引起廣泛討論，甚或歌手鄭欣怡的「女神」稱號亦為不少女性充權，但由於像小芬的女性是大社會的一份子，往往受主流思想衝擊卻未能獨立思考，覺知肥瘦的遊戲規則，亦無力擺脫這價值觀。因此，她為「肥」吃減肥藥，影響病情進一步惡化，這樣原本已十分無助的小芬更跌進深淵裡。
6. 身心社靈的實踐並非口號，從性別角度出發的牧養，要特別關注「吃」的文化。女性尤其愛甜食，在面對壓力時吃一件朱古力蛋糕，彷彿很療癒，瞬間壓力全消。但是美麗的蛋糕卻藏著有損健康的白糖，它會令人愈吃愈興奮，愈吃愈想吃。因此「如何吃得有益的牧養」是可以開拓的空間。



## 處境牧養的神學思考

作為靈牧工作者／牧師進行牧養時可以考慮處境牧養，因處境性的考慮對當事人的牧養會更適切。傳統牧養或許會是一種基礎性的，例如注重禱告和經文教導；打個比方，傳統牧養是多種維他命，而處境牧養是針對特定需要的維他命。

面對婦女時，從女性的獨特需要為切入點給予靈牧指引就是處境牧養之一。小芬是教徒，但沒有上教會，因此筆者沒有介定對小芬的協助一定是輔導或者牧養，因牧養往往包含輔導，不容易分割。筆者偶而用經文鼓勵小芬，也會一起祈禱，默想會比較多一點。過程中若小芬對信仰有更大興趣尋求，筆者會與之討論。總括言之，這是一種稱為「整合法則」（Integrative Approach）的運用。

今天女性面對各種挑戰，例如因著身體和心理的需要（例如經期前後的不適），性別角色的繁重（作為母親、女兒、照顧者），或許會被解讀為「情緒化」「吞pok」（偷懶），又或者性別歧視，職場上男性主導（父權）而令女性在這權力遊戲中被排斥、隱形、滅聲，因此在牧養輔導中去聆聽那些被禁的聲音是十分重要的，因為靈牧者的聆聽就是治療（deep listening is healing）！

作者簡介 | 余仲虹，輔導碩士。曾於婦女庇護中心協助婦女渡過大小不同的危機。後於香港中文大學完成神道學及工商管理碩士。2004年開始學習正念。2018年創立Holistic Wellness Hong Kong，旨在推廣、教育和實踐「全人健康」的價值。

| 分題由編者擬

# 「同在」的校牧

邵倩文

助理校牧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

思

「同在」的校牧

我想強調的是，處境牧養是讓當事人認識真正的自己，十分真誠地檢視個人的現況，有空間可以與上主、與自己、與他者連繫；而我作為牧者，是提供這種空間——同在、忍耐、尊重、等候，讓同學有安全感，開放自己去辨識個人的處境，也讓上主工作，引領他們成長。

## 校牧的日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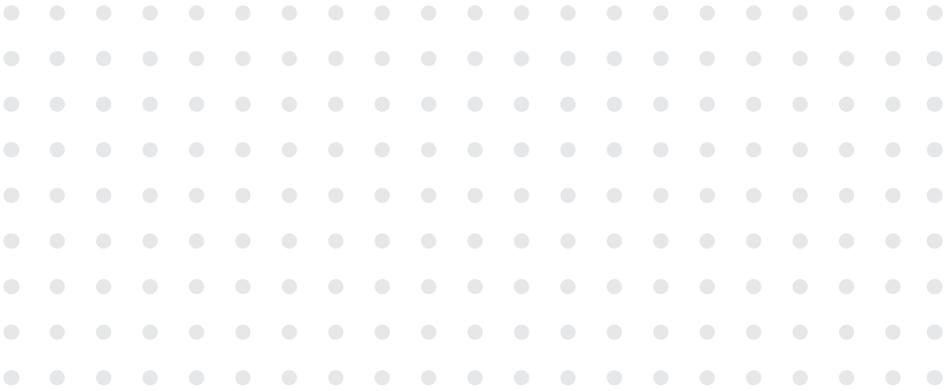
作為助理校牧，最主要的職分是牧養同學的身心靈需要。由祈禱會，靈命塑造小組，屬靈導引或者輔導工作；至協助同學疏導危機，幫助他們認識自己事奉的取向都是筆者日常的工作。同學之外，校友的身心靈牧養，也會盡力兼顧。

一般情況下，牧養和輔導是摻和的，但我很清楚自己的定位是牧者，不是輔導員。我的辦公室不是輔導室，不是同學有需要便約見我。我喜歡走進同學堆中，跟他們一齊吃飯傾計。牧養對我來說，是生活的，不是嚴肅講章法的，一起吃頓午飯，食個消夜，都會有牧養的成分在其中。而且不只是單向的牧養，是相向的，彼此扶持的。透過生活上的接觸和共處，我會了解他們的性格、性情，相應地他們也知道我是「同在」的，以致當他們面對問題時就會主動來找我。又或者他們見我日日晚餐都是食「獨女麵」，就會帶些「好嘢」給我，或者陪我吃飯。這時候變成同學覺得我有需要被關顧，給予「吃」的牧養！

## 牧養的起步

「助理校牧」算是我第一份正式的牧養工作吧，之前二十年都是當護士，其中十三年做善終服務。當時我的工作範圍除了護理，也包括管理和指導下屬，因為是善終服務，我們會接觸到死亡，而我會接觸到同事的情緒，所以我會同他們講自己的內心掙扎，親人離世的經驗，以過來人和前輩的身分支援同事們的身心靈需要。我們會一齊退修，安靜，或者透過一些屬靈操練來彼此支援。

我也有修讀過CPE（Clinical Pastoral Education，臨床牧關課程），以及輔導碩士課程。在成長的教會沒有多少被牧養的經驗，沒有太多屬靈引導的認識，反而在醫



院裡醫護很重視病人的靈性關顧，所以我參加過很多天主教會由修女帶領的屬靈導引。這是個很堅實的基礎。到自己想在神學上有更多理解，就在崇基這裡的神學院讀神學，其中的牧養科那些理論都幫助我梳理一些概念，也開闊了我的視野。就這樣臨床經驗，屬靈導引，理論學習，神學反省，加上我個人的性格，就造就了今天的我，和我的牧養進路。

為什麼投身牧養工作？我想是因為我一直聽到自己內心微小的聲音（inner voice）。很多想法不是都可以成為計劃的，計劃了也不都是可以實行的，但是我們可以留意到自己心內的意欲，你覺得個心、整個人都向某種方向傾斜，兜兜轉轉的想法都離不開同一個方向，對我來說就是想做人的工作，想關顧某一類人的生命成長。每時每刻都是此時此刻般在祈禱叩問，那inner voice（可能是很微弱的）便會帶著你一步一步慢慢走到來這一步。當然要辨別那內心的聲音，那不是社會認同的又安全又穩陣的人生理想，也不是內裡那super ego 在作祟，以滿足自我的虛榮為出發點。

做崇基神學院校牧，感恩有這個空間讓我可以發展可能適合我性情而與同學建立的牧養關係。我的上司不會給我好多規範，有自由，有信任。這個也影響我在牧養上覺得可以給同學空間去發現他們潛在的自己，那是上主給我們每個人的獨特。

## 神學院是社會的小縮影

崇基神學院的同學，每個人都很有特色！我常說這份工比做護士難很多，以前做晚期癌症，有人覺得很難，但都會有模式可跟，病人是晚期癌症病人，家屬是晚期癌症病人的家屬，面對的問題都是類同，相似的。但是在神學院，完全沒有譜可靠，時時刻刻都是新的挑戰。

例如這裡的牧養需要是跟著香港社會的時勢走。記得我剛開始上任的時候，發生「反國教運動」，接下來就是「佔中」和「雨傘運動」。我從來沒有接觸過要牧養走在社會運動最前線的同學，說實在我的背景是沒多少參與社會運動的經驗，也不



太關心政治，所以我真是完全不懂如何關心那些同學，只好摸著石頭過河。雨傘運動之後，社會上的撕裂多了，中港矛盾也多，同學中間都出現過相近的情緒。然後來到最近就是教內性騷擾的議題，也是我沒學過怎樣處理的，於是要去學習。而且我們的同學真的是很多元，各人帶著不同的背景來讀神學，有不同的性傾向啦，不同的文化背景啦，不同的婚姻狀態啦，不同的教會背景啦。還有的是近幾年香港社會的氣氛很緊張，帶給市民很多情緒困擾，精神狀態欠佳，患上抑鬱，焦慮等問題的人多了，神學生也不例外。

同時，不少人認為讀神學應該對信仰有一定的信心，對於上帝的呼召又有一定的信心，年紀又比較大，所以應該是較成熟，較少困擾。不過實情是，神學生的內心世界也有很多黑暗位（例如創傷，哀傷，脆弱）。不錯大家來讀神學，都是有委身事奉的心志，也深信有上帝的保守，只是那些黑暗位阻隔著與上帝建立真誠的關係，但我們會以spiritual bypass，即是「屬靈繞道」來蒙蔽自己。其實好多信徒都用這方法，bypass去面對生命的黑暗位，例如用好多靈修、祈禱、讀經、讀書、事奉等，因此她／他的信仰行為沒有深入去支援她／他清理那些黑暗，結果是仍然對生命和召命感到迷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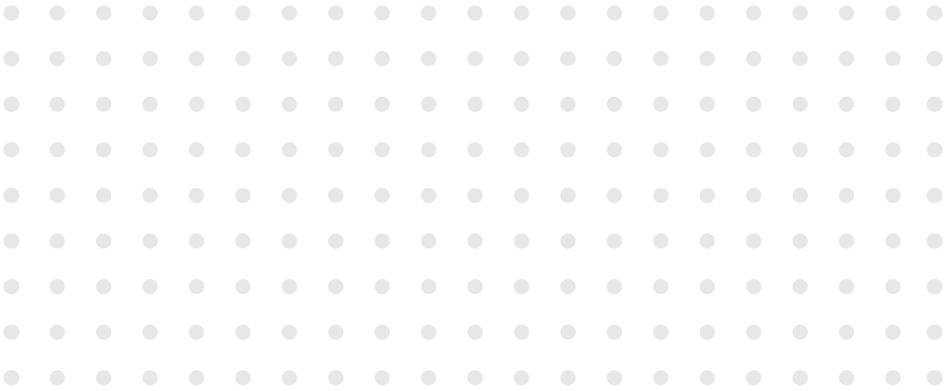
神學院根本就是社會的小縮影。

### 三個處境牧養的原則

對神學生的牧養，我的方向較著重個人的生命成長，與自身修和。要幫助同學朝向健康的生命成長，有三個原則是我的三道板斧。

#### 同在

耶穌基督福音的核心，我覺得是compassion，即係to suffer with，與哀傷的人一同哀哭，是陪伴，同在。我自己受盧雲神父影響很深的是，他所經驗的破碎（brokenness），是傷痛的；然而個人縱使破碎，受傷，脆弱，卻仍然願意成為別人的醫者，是個負傷的治療者。我覺得作為牧者都可以是很脆弱的，我都是很脆弱



的，但是仍願意同在，陪伴，因為我知道在其中行事的是上帝。這是我頗強的神學觀。人怎樣被醫治，怎樣痊癒，不得而知，但在同行之中就有可能經歷恩典、更新和復活。

「反國教」、「佔中」、「雨傘」的時候，無論我是知道如何面對當時的處境，或是毫無頭緒，我都執著「同在」的信念，學生在哪裡我就在哪裡。「反國教」的時候已培養「在」。當時有同學去了「公民廣場」，當時稱為「政府總部東翼廣場」，在那裡扎營，於是我去陪伴他們。接著見到很多人都有心靈需要，所以就地搞祈禱會一起禱告。去到「雨傘」，見到很多同學都去，我一方面真是不知可以為他們做什麼，卻轉頭就去到金鐘，「同在」，陪伴。後來同學自發成立關注小組，我便陪著他們去計劃，做刊物，或者做祈禱會，做他們的後援。去到警察拉人清場那天，因為知道有同學選擇靜坐等警察抬走，我很掛念他們，打算去現場跟他們一起祈禱。誰料那一刻感動來了，就坐在他們中間，然後就一起被警察抬走，被拘留在警校過了一天。一切都是這個字——「在」。

因為你常常都「在」嘛，所以同學有事就會主動找你，「嘩，現在打爛玻璃啦，倩文我應該點呀？」9.28那天警察施放催淚彈，我去了循道衛理香港堂，然後通知同學，叫他們來香港堂匯合。但那一刻他們完全聽不入耳，個別情緒激動地還指罵我不應該躲進教會。不過他們有他們的堅持，我也一樣，我的信息是：「我在這裡，一直會在，我是來作你們的支援。」我想就是這種態度，他們有疑問，有掙扎便會想起我。

講多一個片段。雨傘運動期間，有一次一班教牧走進龍和道與警察對峙的群眾中去唱詩和祈禱，但很可能是因為他們從來都不「在」，群眾的反應是：「吓，嗰啲係咩嚟架？！」我覺得群眾的反應是可以理解的。之後教牧團離場了，我則繼續坐在群眾之中，周圍的人我都不認識，我也沒有特別的意圖，只是想陪著他們。老實說，在場不少年青人其實很天真，以為靜坐、佔領、對峙就可以推倒共產黨，於是我覺得更加要「在」！我聽他們講自己的看法，有什麼掙扎，但我沒有給任何建議的，我是肯定他們內裡的無助感，讓心中的鬱結抒發出來，以致腦袋輕省一點，會



辨識到自己想怎樣走下去。我想我是珍惜我的「在」有這樣的「果」。

## 空間

即是一個時機，一個同學覺得真是預備好處理內心黑暗面的時機。這時機幾時出現，不知道，那是上主覺得合適的時間。這個空間是需要被尊重，耐心地等待，溫柔地忍耐。有些同學本來約好了，但臨時會「縮沙」：「吖，我今日都係唔係好，未預備好，改天吧。」「吖，唔緊要，改天吧。我尊重你的決定。」有時候我會「關心」多兩句，結果同學還是會應約的，如果堅持不來，我便會停住。即是我不會有邀請，逐步看那處理內心黑暗位的空間有多大。耶穌常常問門徒「你想要我為你做什麼？」我覺得這是個邀請，我是從聖經裡學的。

等候空間是必需的，不過我仍然會擔心某些同學的狀況，因為確實是不理想，容易出問題。可是時機未到空間未夠闊大，我總得放手接受事實。這時我會做一些禮儀，在安靜的環境內點亮一枝蠟燭，將這些同學交託給上主。

## 給自己加力

我的燈也需要油呢，所以也要照顧自己的需要。我要對自己內在有好多的認識，要好有自我意識，所以我都需要屬靈導師，我會找我的老師陪伴我去檢視自己。雖然很忙，我仍然會為自己製造好多屬於自己的空間和時間，去陪伴自己。有時候我會看到自己有需要被陪伴，那麼就找老師，或者同學陪伴我去探索自我。

說一下權威這東西。做了校牧有一段時間了，我覺得我開始有少少權威，雖然這不是什麼壞事，但是我要時常警惕，那丁點的權威會影響我容易下判斷，以致阻礙同學的成長空間。所以我是不會給指引的，只會作邀請，讓我陪伴著去尋索自己，重整生命的方向。我喜歡分享自己的經歷，同學是喜歡聽別人的經驗，但作為牧者，我不能最後落的總結是，「你要跟我的一套，你應該做些什麼，不做些什麼。」做什麼和不做什麼，應該是同學自己發現和做選擇的，畢竟他們今天面對的處境跟我是大不同了。



## 總的來說

我想強調的是，處境牧養是讓當事人認識真正的自己，十分真誠地檢視個人的現況，有空間可以與上主、與自己、與他者連繫，以致生命有可能出現更新轉化，以致她／他知道上主交託的召命。而我作為牧者，是提供這種空間——同在、忍耐、尊重、等候，讓同學有安全感，開放自己去辨識個人的處境，也讓上主工作，引領他們成長。

見到同學生命轉變，做到想做的牧職，我都有少少滿足感，不過最大的滿足是上主給我有機會同行。我見到上主真是在帶領，例如一個超多焦慮的同學，內裡塞滿負面的想法，慢慢你見他好一點，再好一點，繼而知道自己的生命方向，繼而上主又給他合適的崗位。這些都不是我能力可以做到的，我只是其中一個過客、陪伴他的人。所以我是做屬靈導引也好，或是做靈命塑造也好，感恩是上主容許我參與其中，見到祂的恩典和保守。

| 標題及分題為編者擬



本刊乃非賣品，免費供有興趣人士或團體索閱，歡迎捐款支持。請填妥下面回條擲回本會。謝謝！

姓名／團體名稱（中）：\_\_\_\_\_

（英）：\_\_\_\_\_

地址：\_\_\_\_\_

\_\_\_\_\_

電話：\_\_\_\_\_ 傳真：\_\_\_\_\_ 電郵：\_\_\_\_\_

每期數量 \_\_\_\_\_ 本

自取

郵寄（請附郵票）

本地郵費一年四期港幣二十八元 X 每期索取數量 \_\_\_\_\_ = \_\_\_\_\_ 元

海外郵費一年四期港幣四十八元 X 每期索取數量 \_\_\_\_\_ = \_\_\_\_\_ 元

（如非港幣支票，請另加銀行手續費港幣六十元）

我願意奉獻港幣 \_\_\_\_\_ 元支持《思》出版經費

合共金額：\_\_\_\_\_ 填表日期：\_\_\_\_\_

支票抬頭請寫：「**香港基督徒學會有限公司**」，

寄香港九龍旺角塘尾道54-58號永利工業大廈9樓901室

（電話查詢：2398 1699／圖文傳真：2787 4765）

閣下提供之個人資料，只供本會寄發收據、月訊、期刊，以及聯絡課程活動消息之用，

如有任何疑問，請致電2398 1699查詢。